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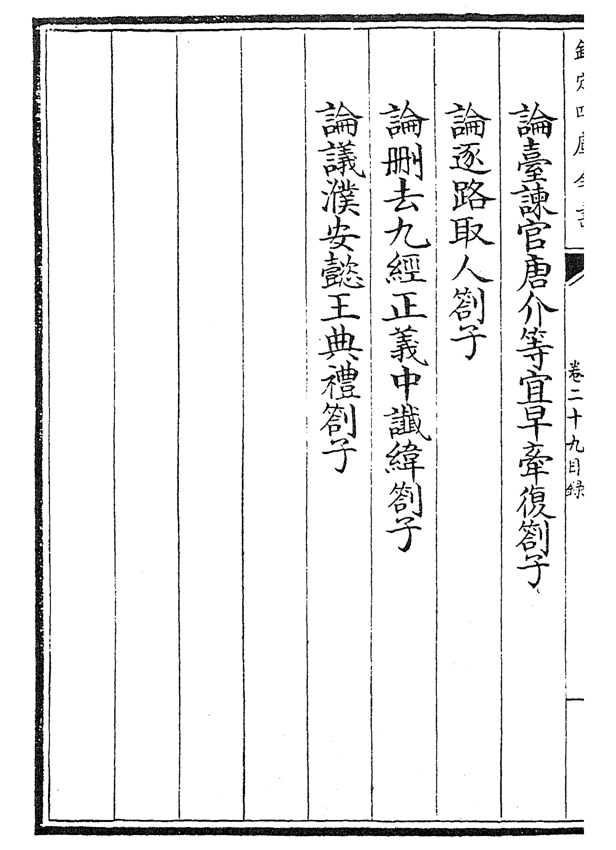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八

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廬陵歐陽修文八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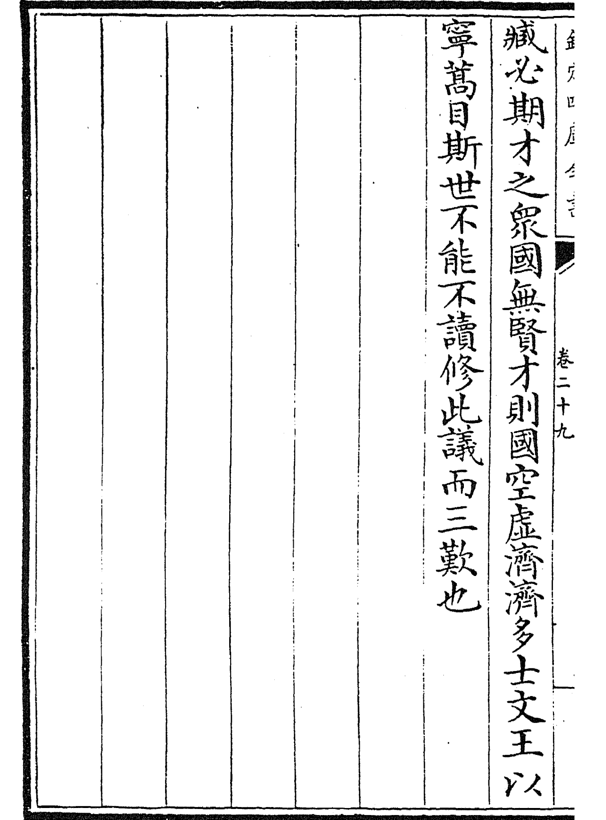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

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畧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

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髙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名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名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

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
廷議取進止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顧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何哉曰軍國大事人人共知而不可秘密者古先哲
王固不特謀及卿士而且謀及庶人矣若夫事之未成
而定命於幾先則不特無謀及庶人之理即在廷卿士
自不得人人與聞以害其成也嗟乎偏聽生奸獨任成

弊如修所云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者固以不能集思廣益而處置多差然如修所云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者亦歸於有治人無治法耳詩不云乎謀夫孔多事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爲人君者博採其論則人各欲售其私說以圖其意中所欲得而不顧其它棄之不採則人各緘默取容以聽大官之臆決而萬口附和是非卿尹旅牧各得其人則修之此議亦徒然耳甚哉期事之集必期謀之臧而期謀之



藏必期才之衆國無賢才則國空虛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蔼目斯世不能不讀修此議而三歎也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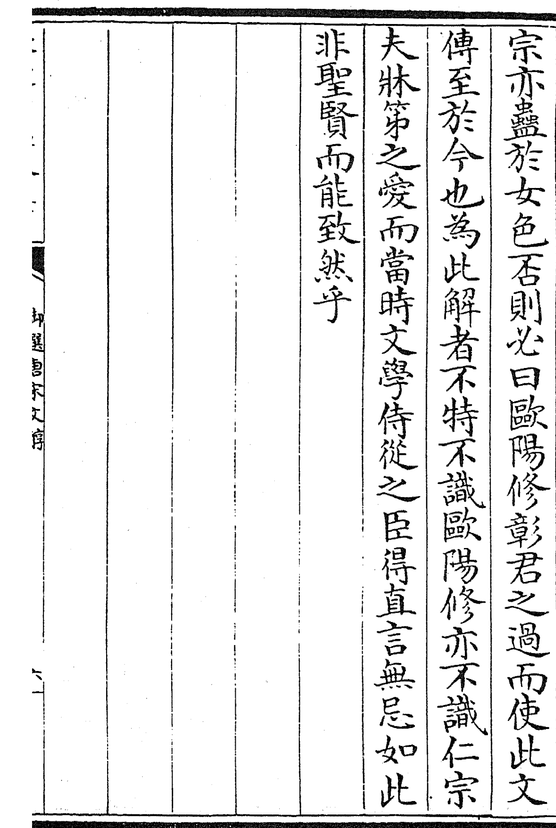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
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
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
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
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
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
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

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進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

足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内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閒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

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張氏仁宗美人卒謚温成皇后初仁宗寵張氏欲以為后太后難之乃立郭崇之孫為后繼而見廢世儒謂仁宗夫婦間未免大圭之玷也然郭后廢而曹后立史載曹后事迹亦不減女中堯舜然則其所為張美人當亦必有取焉而非僅以色陞歟歐陽修此疏讀者必曰仁



宗亦蠱於女色否則必曰歐陽修彰君之過而使此文傳至於今也為此解者不特不識歐陽修亦不識仁宗夫牀笫之愛而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得直言無忌如此非聖賢而能致然乎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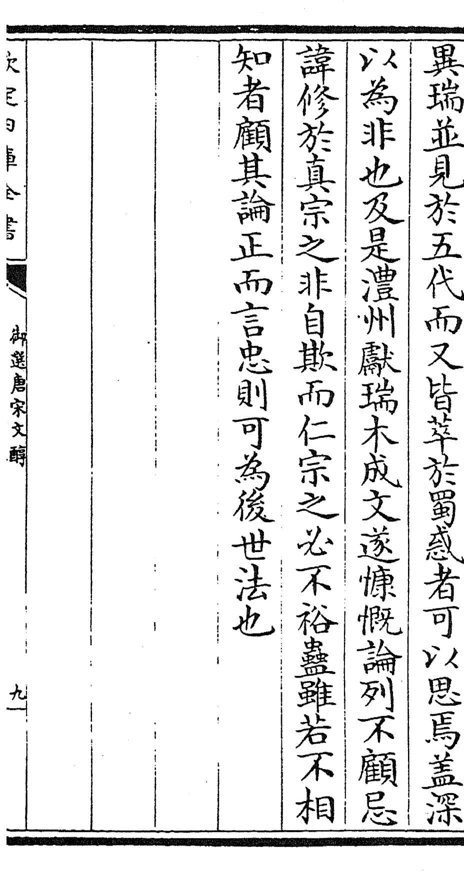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羗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人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横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

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示異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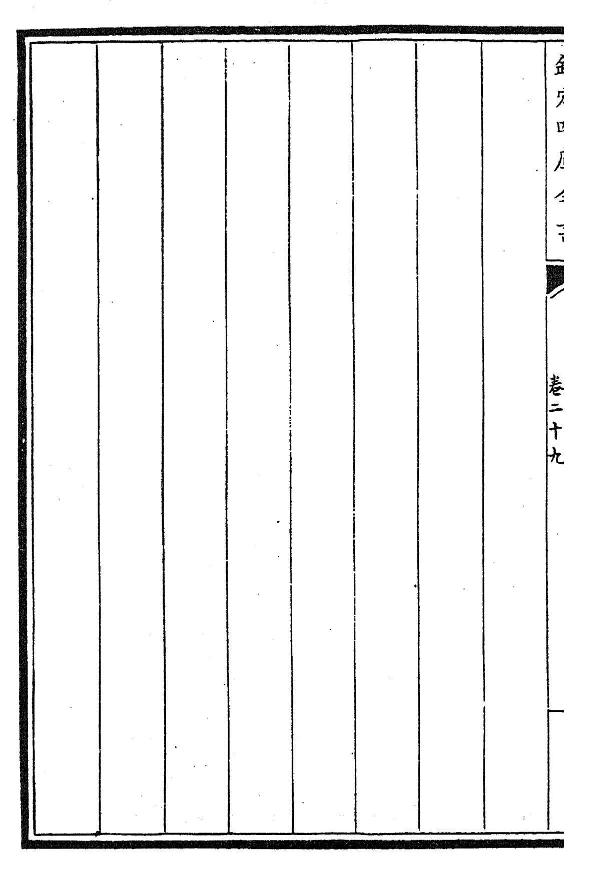
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盖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

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争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獘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元史臣謂真宗英悟之主而天書一事吁可駭怪及修遼史乃知遼俗尚禨而明鬼故神道設教假以動敵人之聽消覬覦而偃兵革耳然而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



殉葬賢哉歐陽修作蜀王建世家論謂自古王者殊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皆萃於蜀惑者可以思焉蓋深以為非也及是澧州獻瑞木成文遂慷慨論列不顧忌諱修於真宗之非自欺而仁宗之必不裕蠱雖若不相知者顧其論正而言忠則可為後世法也



请駕不幸温成廟劄子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决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

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
為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
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
欲乞明日韋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韋温成祠廟以解
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
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
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

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歐陽修請駕不幸温成廟與徵後先輝映矣夫咸恒為後天卦首古先哲王亦與人同其情況存亡之際乎然惟情之無過不及處乃為禮禮失則情乖情乖則民志愈厚於所當薄即已薄於所當厚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故雖一舉足一出言而子孫黎民之能保不能保係焉以禮制心然後能垂裕於後昆

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惓惓於其君也然則太宗之不若魏徵仁宗之不若歐陽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觀影之直則知表之正影與表可曰二哉況善言者出於口而無窮善行者備厥萬而猶闕言易行難何往不然獨是臣能言之於君則匪爲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聽而改之則言者臣之虛言聽者君之實行矣千虛不如一實曷可貶實而崇虛哉成湯之聖也曰改過不吝聖不聖於無過而聖於改過然過之作

也已覺之而已改之猶未足以云聖人之大心也惟人覺之而已改之則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當也必也舜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舜與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者乃太宗仁宗之能得乎舜與孔子百之一而榮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徵有言即謂太宗不如徵修有言即謂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見不亡而元首股肱之義由以日喪也

祖御評
於氣度舒徐中
見其爽直論事
極中竅會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啟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

臣聞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懼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

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

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

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
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
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
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別駕至和
初吳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
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
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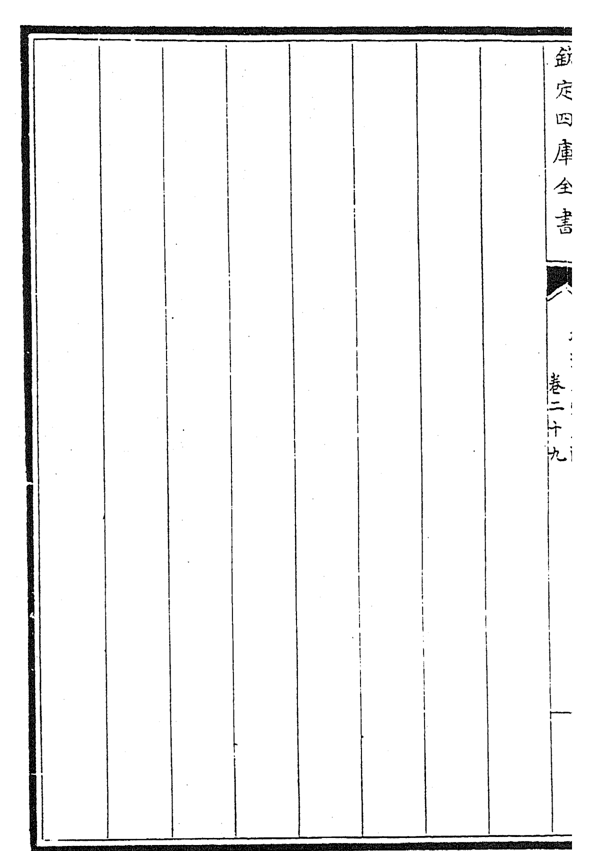
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令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

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滞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盖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

以為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在謫官皐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名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陳子龍曰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為言大臣

爲國之心可謂深矣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

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

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令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

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

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
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
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
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
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
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
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
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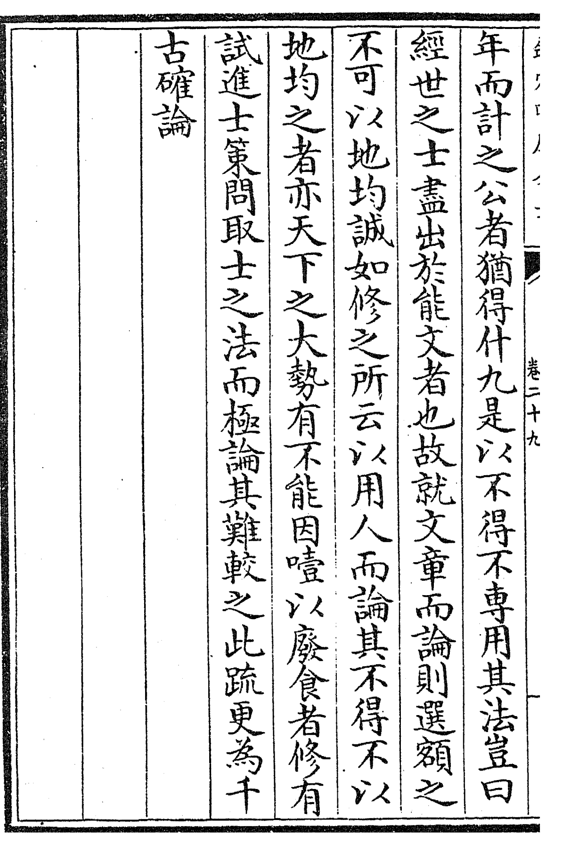
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

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茍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别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獘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

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獘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顔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觀修此疏知東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時已然而解額之不能均亦復與今一轍顧嘗論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進或以

事舉或以言揚然則取人以言固屬一端即使文風日正經學日明而所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揚之一耑未可謂此外必無賢才況所較者僅在聲調格律時尚之細以此而欲重東南而輕西北誠非帝王馭世之大公矣特是時移勢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為明試以功周室之所為德進事舉者後世用之益以滋亂不若科目之法猶可驅天下使誦法孔子渾躬於六經忽不自知其入於義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閑統百



年而計之公者猶得什九是以不得不專用其法豈曰經世之士盡出於能文者也故就文章而論則選額之不可以地均誠如修之所云以用人而論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勢有不能因噎以廢食者修有試進士策問取士之法而極論其難較之此疏更為千古確論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

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

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暴秦焚書六經亡軼漢儒掇拾遺言各立門戶其韋而傳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後之功而詐偽緐興亦莫甚於彼時而於其中敢於誣天蔑聖者則以讖緯為甚讖緯之書莫知所自起王莽篤好之其下遂相與詐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樂用之以愚黔首而

借以篡漢天下蓋亂臣賊子之言也而託諸孔子然既託諸孔子則雖以光武之賢猶不能無惑焉唐作九經正義猶引用其說歐陽修䟽請削除見亦偉矣惜猶未曾抉其底裏痛掃溉之以解後世惑也夫讖緯之託諸聖言者為其前知也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顧差若毫釐即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則為典秩則為禮立之為三綱行之為五常三綱立五常行則人無道天物

極則長而所為生生之謂易者行乎其間乾坤於以不毀三綱頽五常廢則人物凋喪漸消漸燬以至於無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繼周而為漢漢帝姓劉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謂孔子知沙邱崩為漢元王皇后之祥乎國語有之曰吾非瞽史

安知天道蓋盲者業専其藝必精故能以數測氣推現
至隱如裨竈梓慎京房焦贛之流猶古瞽史之遺見於
史氏代不乏人然其為術所為文史星歴近於卜祝之
間者又奚得與六經語孟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錯處雜
陳而謂聖之所以為聖在此也哉況夫王莽時劉歆輩
所造奸言直是執左道以亂政又安可令其託於孔子
惑世誣民而莫之正耶漢承七國之後聖遠道微言厖
事雜故如所傳斬蛇交龍等事猶與篝火狐鳴一轍蕭

曹輩皆未嘗學問不知正其前失轉豔稱於後世後世
惑之王莽遂乘之以移其社稷當途典午更用之以滅
其子孫而輾轉相滅由是訛以傳訛暴以易暴八代十
六國之交視弒君篡國為天之所命聖之所記史臣津
津稱道之嗚呼人心若此幾何其不入於禽獸也又如
晉王嘉拾遺記等書所稱黃帝金支玉葉武王白魚流
烏之類謂自古帝王受命之符圖不如是夫刪書斷自
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之周孔不述其誣可知王嘉

輩何能從千載以後而得千載以前之事其博洽過於周孔如是也其為拾漢魏之遺斃誣帝王以神怪不待明者而決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萬物之靈也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秀氣也不觀之人而觀之雲物鳥獸何其榮末而虐本歟亦異乎聖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讖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閭閻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巳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

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
謹按儀禮喪服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服者齊衰
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
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
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
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
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
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

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

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

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謚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玄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

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共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謚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㝵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

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

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説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争辨而外廷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户曉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

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後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

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濮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

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讓子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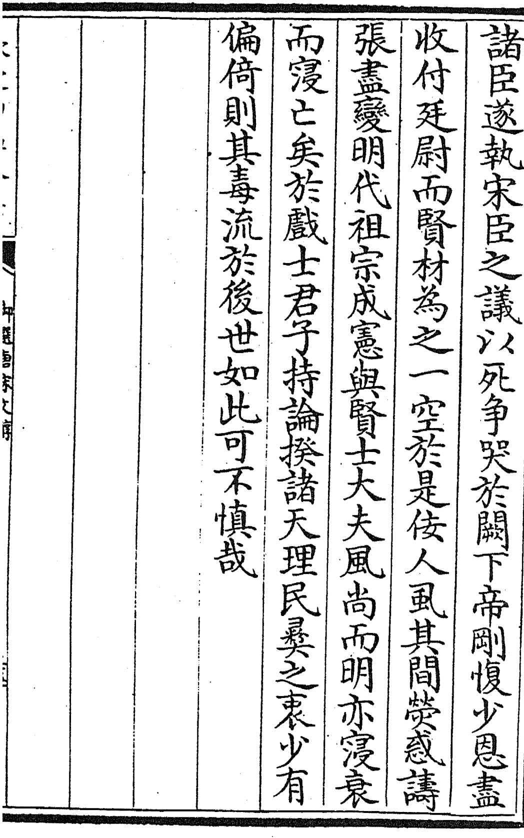
士王珪等謂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何稱名與不名珪等議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光武皆稱皇考今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請如王珪等議御史呂誨彈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

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可令皇帝稱親濮王稱皇夫人並稱后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奉祠翌日誨等繳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閤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修此疏當在皇太后詰責執政而英宗手詔罷議之時也觀宋諸臣所見雖不同要非若明臣張璁桂萼等謟上希旨為進用階梯也顧核諸先王

緣人情以制禮本天性以立則之旨歐陽之議自是至
當而當日英宗處置盡善亦可為無遺憾矣乃後世猶
斷斷焉謂稱皇伯之是者蓋以當日司馬温公諸賢並
與王珪同議也夫君子亦不能無過有過不害為君子
然君子之過亦不可從一以理為斷而已世傳朱子亦
以歐陽為非謂其疑於兩父其說曰辟若仁宗與濮王
俱在世則為英宗者可皆稱為父乎顧未知朱子實有
是說邪抑門弟子附會之詞也不可考矣夫所謂伯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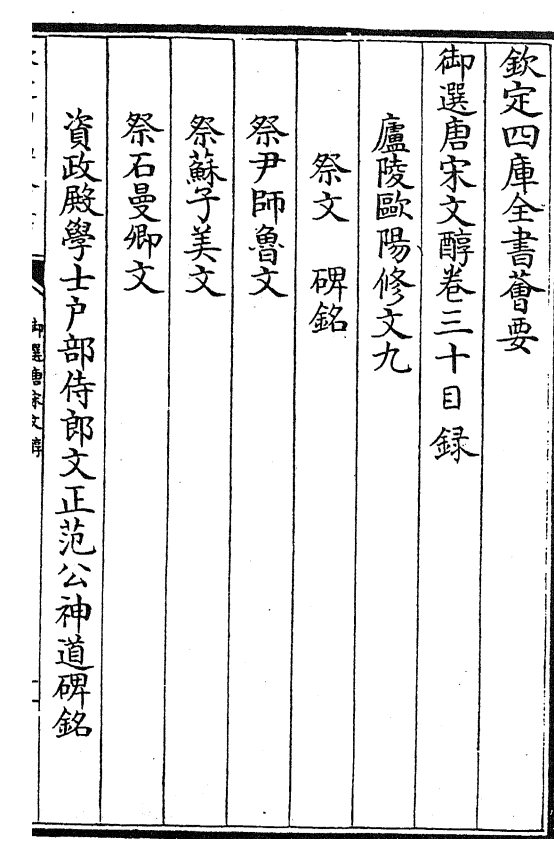
叔季者行第之稱古人伯則曰伯父叔則曰叔父無去父而止稱伯叔者曲禮云王官之長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魯頌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經籍所載不可備舉何得謂為二父乎伯父叔父諸父本生父同義也獨於所繼止謂之父則亦足以明重宗之義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諱其父之稱而稱皇伯何其無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為改者哉或曰若

然則不得為人後矣為人後者人為之豈天為之邪曰固天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視之則有己子與兄弟之子之分由祖視之則均之為孫矣均之為孫則天也非人矣宋時諸臣固亦於此有未能脫然者又哀仁宗大賢而無子必欲泯濮王之跡以消其餘憾而朝堂之上紛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兩置之遂成千古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無非矣其非者猶是君子之過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



諸臣遂執宋臣之議以死爭哭於闕下帝剛愎少恩盡收付廷尉而賢材為之一空於是佞人乘其間熒惑講張盡變明代祖宗成憲與賢士大夫風尚而明亦寖衰而寖亡矣於戲士君子持論揆諸天理民彞之衷少有偏倚則其毒流於後世如此可不慎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九

祭文　碑銘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資政殿學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

廬陵歐陽修文九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猱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

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待終顔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胷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

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予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予聞乎不聞尚享

尹師魯名洙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宋世古文洙與穆修實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練習邊事深曉兵法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畧公事會鄭戩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為城砦多則兵勢分是以前此屢

困於賊令何可又葢城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滬等
督役如故洙卒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滬士廉
下吏戩論奏不巳卒城水洛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
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湜文致之貶洙監均州酒稅
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謂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
吏者也嘗謂明刑所以弼教而察獄所以平寃漢承秦
獘古義蕩然雖相如蕭何將如周勃亦輙付繫廷至末
代獄吏成風惟希意指之所向不揆其情辭而麗以法

轉以法就其情辭意見既立雖孔孟不得為完人而蘇張無所措其舌矜名節者恚極而不得辨達生死者休焉而不與辨闇且弱者吶吶然辨而不能辨强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聽其辨所以古人畫地為牢誓不入刻木為吏義不對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則一獄成而萬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權臣之意指則萬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賢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致於獄吏以稱於後世也可不懼哉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胷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内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没地獨留文章照耀

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

尚享

仁宗逐蘇舜欽輩不使朝士以夸誕標榜相尚所以維風端習未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淪而憸壬一網打盡之策亦自不墮其術中矣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荊棘縱横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

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狢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陳善曰弔石曼卿文似韓祭田横墓文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

資政殿學士戸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戸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

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祕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

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
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茍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
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太后旨通
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名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
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
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
其事遂巳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
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

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
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
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歲大旱蝗奉使
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
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
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
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
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

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吕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吕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名相吕公乃以公為陜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

以順逆成敗之説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户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

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何如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

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紓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吕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吕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吕公復相公

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名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名見賜坐授以紙筆使䟽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

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専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仕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仕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陜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陜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

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

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能必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戛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㒸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戛人在廷其事方議帝

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謚藏其子孫寵及後世唯百有位可勸無怠

司馬光曰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神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陜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

許公為長者

蘇轍曰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

邵伯温曰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

羅氏本於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趙元昊反河西下無上復名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坐呂公貶已下至置羣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本乃當時定本羅本堯夫改本也

朱子曰呂當用事時舉措不合衆心者多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范歐二公以諷議諫諍為職則論之豈為過哉逮其晚節知公議不可終拂衆賢將起而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葢其慮

患之意雖未必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至范公之心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議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可謂傾倒無餘矣此最為范公之盛德歐公識其意而特書之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乎為丈夫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朂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

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兖王清昭應宫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

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
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
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
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
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
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
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
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

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内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名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名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

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
名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
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
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
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
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
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

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官衆以為宜某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

寇準為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真宗名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名不知其所止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

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内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
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
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
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
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
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
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真宗
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

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内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

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説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

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淩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

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
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
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
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
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
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
公於開封府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
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

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徳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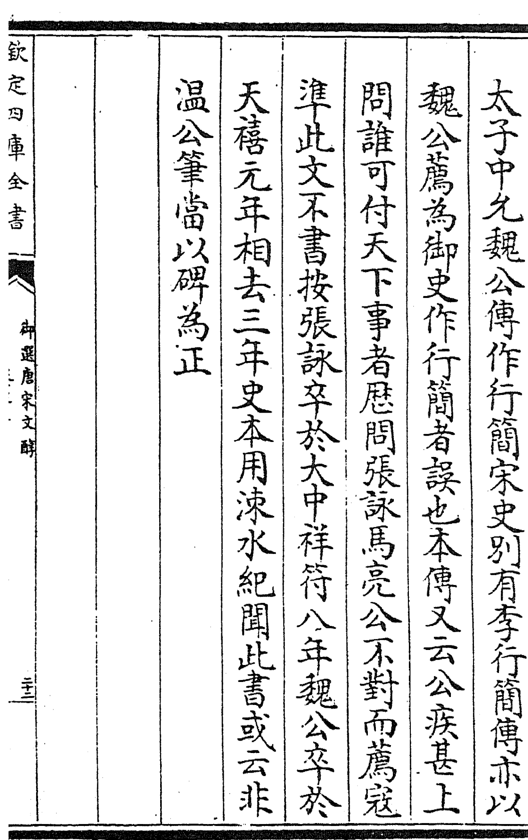
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襃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襃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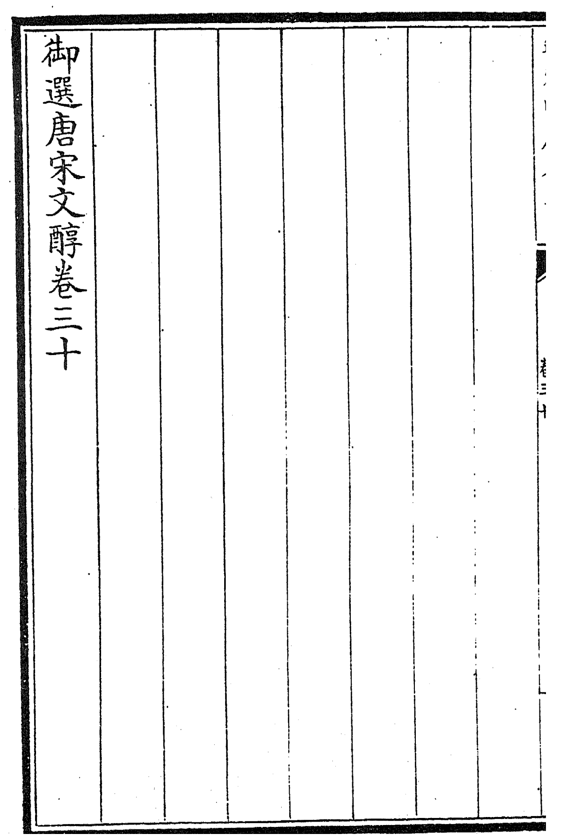
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蓍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諗廟工

王聞修日本傳只載作相時事餘官原無事此碑於

相事又止書大者魏公細事原不勝書也趙昌言傳云昌言喜推奬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謂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俱為名相魏公本傳亦作平江碑作臨江疑誤也代雍王權留守請宣寇準奏云十日之間未有捷報當何如上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事關係甚大碑不書非當時臣子所宜正言也李穆傳子惟簡不樂仕進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之召為



太子中允魏公傳作行簡宋史別有李行簡傳亦以魏公薦為御史作行簡者誤也本傳又云公疾甚上問誰可付天下事者歷問張詠馬亮公不對而薦寇準此文不書按張詠卒於大中祥符八年魏公卒於天禧元年相去三年史本用涑水紀聞此書或云非温公筆當以碑為正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舉人臣吳之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二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一目録

廬陵歐陽修文十

碑銘　墓表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

中晏公神道碑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一

廬陵歐陽修文十

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師中書

令程公神道碑銘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於朝曰先臣

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

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於我國家余其可

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修曰汝為之銘臣修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於冀公太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曽祖諱新贈太師曽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髙第試秘書省校書

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
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名試直集賢院今
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真宗實錄
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
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
同判吏部流内銓契丹嘗遣使賀上即位命公迓之使
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使賀天聖五
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為館伴使使

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為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争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啟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巨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友莫能

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静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氷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天子亦知公賢名為給事中知

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歲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天子思其治名為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陛下惜爾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上開說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

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
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
户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
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宫務廣制度以
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章交上天子遣一御史往視
之還直公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
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争
曲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

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天子
常委以河北陜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
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歴六年拜武昌軍節度
使陜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
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陜西安撫使
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
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
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

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塞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為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為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效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七日己丑薨於陳州之正寢享年六

十有九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諡曰文簡明年祫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廣平郡公封戸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為周司馬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為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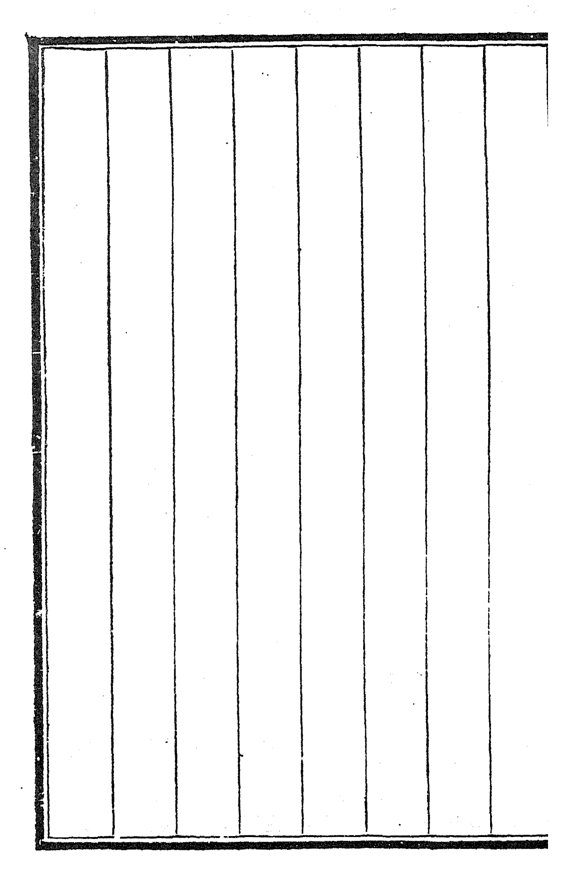
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世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修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咏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為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其勤險夷一節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事諸將無功俾我舊老不遑居中間息近藩庶休厥躬有請未報奄云其終没而後已茲可謂忠惟帝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王闢修曰宋史琳傳敘館伴事云契丹使者謂琳曰

先皇帝嘗遣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歐公誌中亦云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以禮折之至碑文全不露蓋與外夷敘兄弟非佳事略見於誌中乃可碑為大書深刻之文不當載也知開封府外戚王齊雄殺人章獻救之琳卒正法又外戚吳氏背夫挈其女納宮中琳請於上曰臣恐天下議陛下占人妻女上急出之此二事史載甚詳

而碑誌皆無歐公蓋不欲彰之也此皆古人有體處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臨淄公以疾歸於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天子曰噫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敕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天子震悼亟臨其

喪以不即見公為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有司
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酉葬公於
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之碑首曰
舊學之碑既又敕史臣修考次公事具書於碑下臣修
伏讀國史見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天子方推讓功德
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學文章儁賢偉
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四一日起田里
進見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會廷中者千餘人與夫

宮臣衛官擁列圜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為文辭立成以
獻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
為天下所宗逮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
遺陛下由王宮宮臣卒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
國家有舊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先帝之
名臣與陛下東宮之舊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
公甘盤臣修幸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昧死上臨淄公
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晦顯徙遷不常自

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於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於臨川祖諱部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巳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吴氏唐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為文章鄉里號為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真宗名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名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

敢隱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為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年獻其所為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送至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今天子始封昇王公以選為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為皇太

子以户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宫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宫真宗有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有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洩其後悉閱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稾類為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真宗遺詔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

垂簾聽之旨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
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宫副使判吏部流内銓以
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為樞密副使遷
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太后旨
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
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自公始名拜御史中丞
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
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年為三司使復為樞密副使未

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左丞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
者太后以問公公以周官后服對太后崩大臣執政者
皆罷以公為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遷刑部尚書
復名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
再加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三月遂
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
復名用兵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
害請罷監軍兼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

財用出入之要皆有法天子悉為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下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卒能以謀臣元昊使聽約束乃還其王號公為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己出當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益務進賢材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憫天下困獘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

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州三遷户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户實封三千七百户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敕修上訓及真宗實録又集類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公為政敏而

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孝謹
未嘗為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上問宰相曰晏某居外
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為表問
起居而已故其薨也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等以其子
承裕為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者九人皆命以官
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虚己之女次孟氏屯田員外郎
虚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師尚書令超之女
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評事早卒次承裕

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讓著作佐郎明遠
祇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寺太祝女六人長
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弼次適禮部侍郎
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為
知人士之顯於朝者多公所薦達至擇其女之所從又
得二人者如此可謂賢也已銘曰
有姜之裔齊為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載桓子嬰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天工天子曰噫予考真宗唯多名臣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官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天子曰留汝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惟予聖考今既亡矣孰為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之永昭厥後

茅坤曰節財自宮禁先非晏元獻不能畫非宋仁廟不能從元獻公為相久而子孫十人不以一乞恩澤

身後之日朝廷一時並命皆盛世事

王闢修曰宋史本傳悉用歐公此文獨於出知潁州

處補云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殊嘗被詔誌墓

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然殊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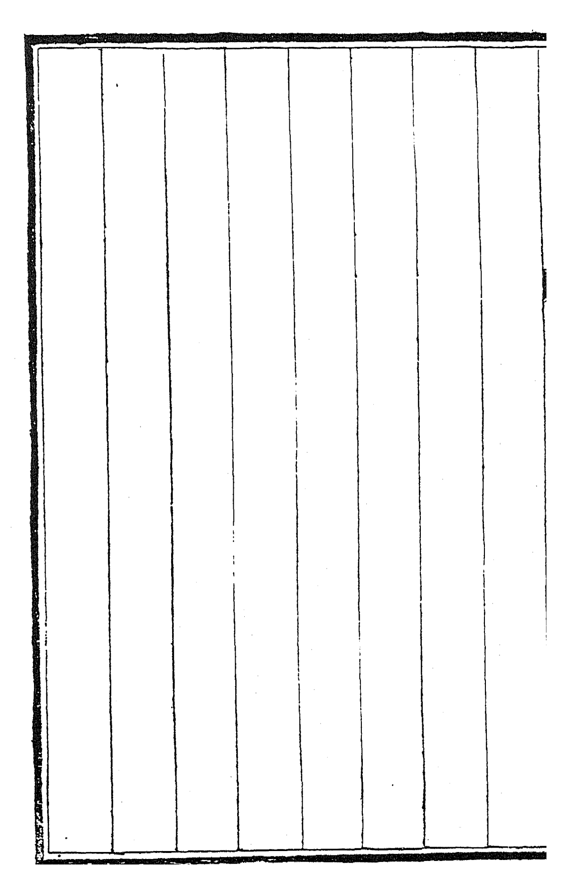
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

借者時以為非殊罪按孫蔡所論甚不當歐公此文

削之非為晏公諱乃為孫蔡諱也孫蔡墓誌亦出歐

公孫誌云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蔡誌

竟不載蓋歐公亦不直之矣安撫江西薦公為神童
李防傳亦有之時與張知白同使耳　孫蔡既論晏
公已而與公同去晏一日遊渦水見蛙登木捕蟬口
不能容相與墜地遂作蝟蛙賦略云圖蕞質以潛進
跳輕軀而猛噬雖多口而連獲終扼吭而弗制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於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禄之不可乃家於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於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

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
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於京師曼卿少舉進士
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
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祿邪曼卿矍然起就之
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
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
氏憂服除通判永静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
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

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韋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晏卿晏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内外弛武三十餘年晏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名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陜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晏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麤也夫不教之兵

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卒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生趣舍大節無一悖於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問而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於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

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其共大事立奇功非有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周必大曰歐陽文忠公好賢樂善蓋其天性得交友間寸藁尺書必軸而藏之晏卿子美俊才直節公深知之雄詞健筆公素推之而位皆不過館職年皆不登知命公所尤悲於其遺墨尤獨致意熙寧壬子公夢奠之歲也猶親跋於卷尾惟公道德文章師表百世而干旄緇衣之好至死靡倦彼爭名者相傾屬文者相軋聞公之風其少媿哉

連處士墓表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於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温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

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於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愧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

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争
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
連公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
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
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歷二年某月日葬於安陸
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
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
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於孫曾其所傳聞有

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於後人八年閏正月一日廬陵歐陽修述

周必大曰應山連處士一布衣耳既歿而鄭人法其孝友禮遜凡矜寡饑饉之人皆追思之歐陽文忠公表其墓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蓋實録也有子四人而賓文公則第三子之孫以文章贊書命才略典方面克孝而忠大其家聲今機宜君嘗上拔擢進用未已施於有政不第如處士居鄉矣

王闢修曰連庶字君錫連庠字元禮皆受學於二宋庶居官清人號為連底清庠加以肅人號為連底凍庶為令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即日求分司歸久之以歐公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庠終都官郎按二子之賢如此而此表無一語及蓋文體自應如此

許教士之法最詳篇中此當詳所人必於其也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人後為泰州如皐人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歷四

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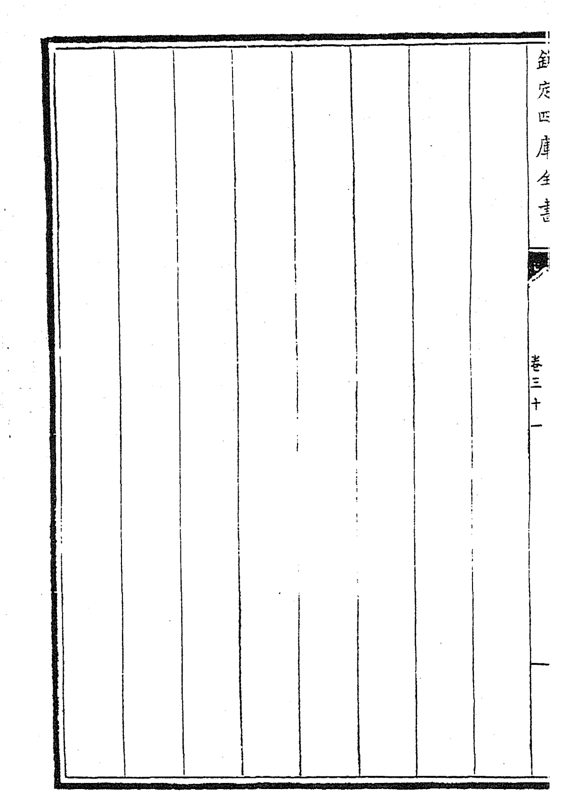
天子論樂拜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名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内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迺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

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誌於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於其墓之原六年八月三日廬陵歐陽修述

呂元明曰仁宗時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就中又擇其尤賢者專委掌教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為直講

有旨專掌學政胡亦甄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之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以所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名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近臣往往胡之徒也

聖祖御評
敘述先
深婉含
載如生
孝之言



德情文
藹欽千
可謂仁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

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

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汝而立於旁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

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溥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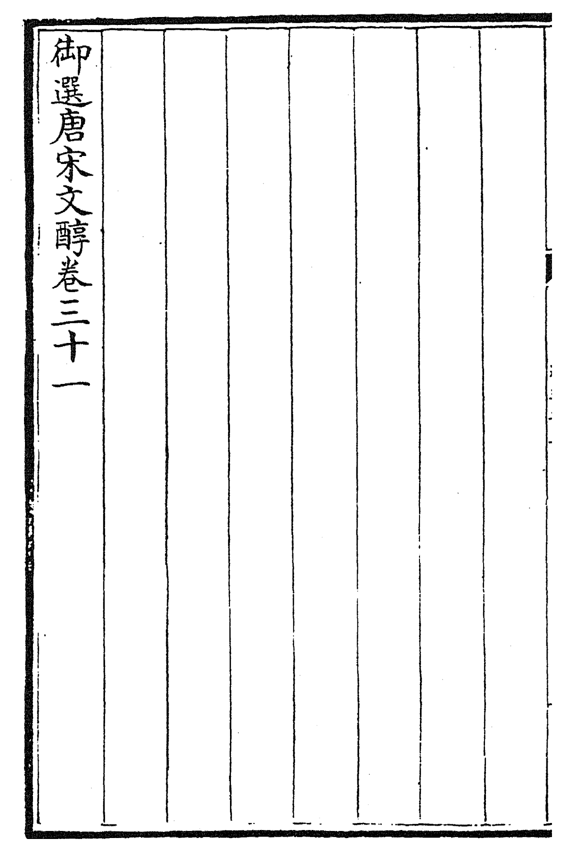
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

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

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
修者並揭於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
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熙寧三年歲次庚
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
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
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朱子謂韓愈祭十二郎文後數百年而本朝復有歐陽

文忠公瀧岡阡表其為朱子所心折如此然以兩文較之其情致悱惻能達所不能達之隱所謂喜往復善自道者則果相伯仲若夫垂諸萬世使酷吏讀之亦不覺泣然流涕者歐作固專其美而韓遜不如矣子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衣必見其敝蓋言有其實斯有其文也愈固不得無之而空言之歐之勝者實也如此文者所當自朝廷至於里巷莫不謳吟諷誦者歟夫是之謂羽翼六經羽翼六經云者固不在句訓字詁之徒也

儲欣曰千百年墓表中有數文字豈惟居士集之冠
予師觀我先生令永豐貽予瀧岡阡表石刻本旁有
龍爪迹二焉指數歷然土人云公始磨刻此碑於家
舟載以行無何大風雨舟覆稍定使人汨水求碑不
可得越一日碑已在瀧岡阡矣完善無毫髮損增二
爪迹而已父老相傳龍王欲讀公文遣其屬攫致之
其說頗誕然文章能事至於如此於以動神明而感
怪物亦理之或然者歟



御選唐宋文醇卷三十一